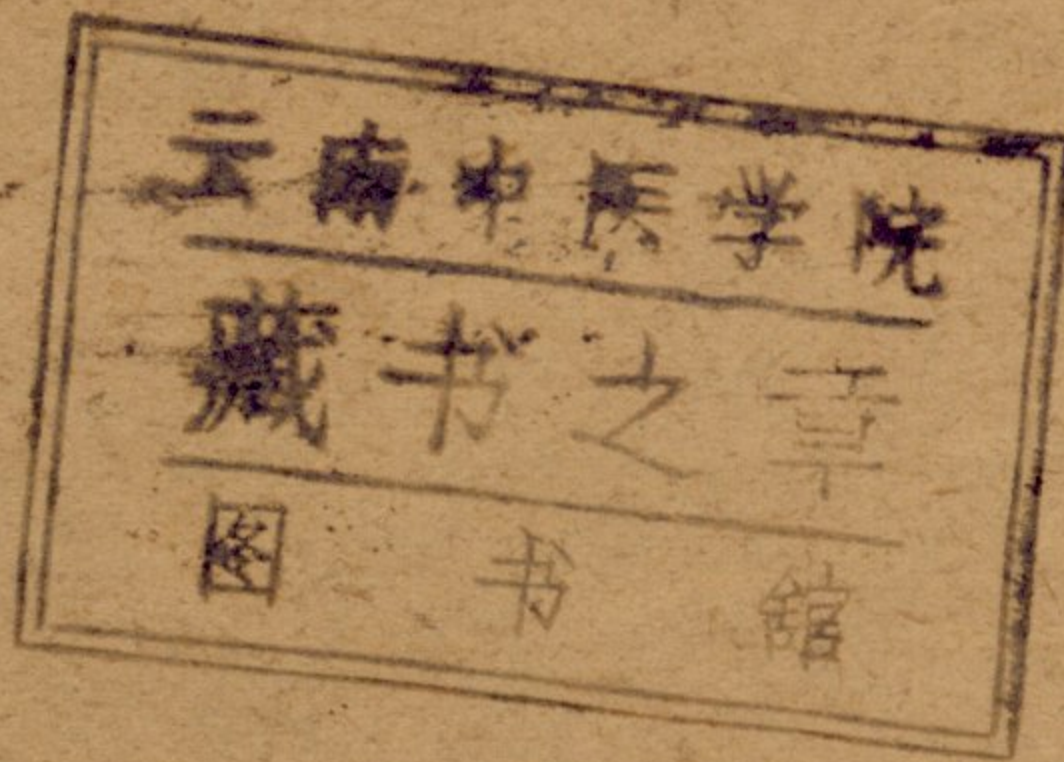


069431

A88.113

~~0069431~~

卷六



古今醫案按卷第六

黃德馨

吳江李齡壽卒垞重較輯

嘉善俞震東扶纂輯

男念祖永修較字

得璜礪溪

孫男掌明罔若全較

賂南貶賢

不寐

汪石山治一女年十五病心悸常若有人捕之欲避而無所其母抱之於懷數婢護之於外猶恐恐然不能安寐醫者以為病心用安神丸鎮心丸四物湯不效汪診之脉皆細弱而緩曰此膽病也用溫膽湯服之而安

附許學士治四明董生卧則魂飛揚身雖在床而神魂離體驚悸多魘通宵不寐眾皆以為心病醫之無效許曰以脉言之肝經受邪遊魂為變非心也以肝有邪魂不得歸於肝是以卧則飛揚若離體也肝主怒

必小怒則劇用真珠母為君龍齒佐之。因有龍齒安魂虎睛定魄之說。震按此二條俱憑兼見之證辨為肝膽之病。若汪案之脈細弱而緩。何以不認作陽氣兩虛。許案不載脈象亦難核辨。然肝膽之不寐易治而心之不寐難瘥。蓋心藏神腎藏精與志寐雖由心必賴腎之上交精以合神。陰能包陽水火既濟自然熟寐。內經謂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又云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於目。銳眚陽氣盛則瞋目陰氣盛則瞑目。此是不寐要旨。非肝膽病之不寐也。如人並無外邪侵擾亦無心事牽掛而常徹夜不寐者其神與精必兩傷大病將至殊非永年之兆。雖投補心補腎之藥取效甚難。即內經秫米半夏湯亦有效或不效。或初效繼不效而病者輾轉床褥必求其寐愈不肯寐更生煩惱去寐益遠。慈山先生老老恒言云寐有操縱二法。操者如貫想頭頂默數鼻息返觀丹田之類使心有所着乃不紛馳庶可獲寐。縱者任其心遊思於杳渺無朕之區亦可漸入朦朧之境。此

誠慧心妙悟可補軒岐所不逮

怔忡

滑伯仁治一人病怔忡善忘口淡舌燥多汗四肢疲軟發熱小便白而濁
眾醫以內傷不足擬進茸附等藥未決脉之虛大而數曰是由思慮過度
厥陰之火為害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
擾能為百病百端之起皆由心生越人云憂愁思慮則傷心其人平生志
大心高所謀不遂抑鬱積久致內傷也服補中益氣湯硃砂安神丸空心
進小坎離丸月餘而安

一人因事恐怖心常惕惕如畏人捕之狀診其脉豁豁然虛大而浮體熱
多汗曰凡病得之從高墜下驚仆擊搏惡血留滯皆從中風論終歸厥陰
此海藏之說也蓋厥陰多血其化風木故也有形當從血論無形當從風
論今疾是走無形也從風家治之兼化痰散結佐以鐵粉硃砂丸愈

吳芟山治一婦氣盛血少火旺痰多因事忤意得怔忡之患心惕惕然而

驚時發時止。清晨至晚如此無度。每服鎮心金石之藥。愈不安。吳診其脉左弦而大。知血少火旺。右浮滑不勻。氣盛痰多也。遂以温胆湯入海粉蘇子。數服而安。次以安神丸。常服全愈。

高果哉治錢塞菴相國怔忡不寐。診得心脉獨虛。肝脉獨旺。因述上年驛路還鄉。寇盜充斥。風聲鶴唳。日夜驚懼而致。高用生地。麥冬。棗仁。元參。各五錢。人參三錢。龍眼肉十五枚。服數劑。又用夏枯草。羚羊。羊角。遠志。茯神。甘草。人參。大效。仍以天王補心丹。常服全愈。

震按怔忡本非重病。而居官者多患之。因勞心太過。或兼驚憂所致。治法不外養血安神。補元鎮怯。然亦難效。莫若拋棄一切。淡然漠然。病自肯去。老子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廣成子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使。爾思慮營營。豈惟卻病。并可長生。

癇

丹溪治一婦人。有孕六閱月。發癇。手足揚擲。面紫黑。合眼流涎。昏憤。每甦。

醫與鎮靈丹五十貼時作時止至產後方自愈其夫疑丹毒發求治脉舉弦按漚至骨則沉滯數朱意其癩必於五月復作應前舊時至則果作皆已脾午心時乃制防風通聖散減甘草加桃仁紅花或服或吐四五劑漸輕發疥而愈

一婦人積怒嗜酒病癩目上視揚手擲足筋牽喉響流涎定則昏昧腹脹疼冲心頭至胸大汗痛與癩間作晝夜不息此肝有怒邪因血少而氣獨行脾受刑肺胃間久有酒痰為肝氣所侮鬱而為痛酒性喜動出入升降入內則痛出外則癩乘其入內之時用竹瀝薑汁參朮膏等藥甚多癩痛間作無度乘痛時灸大敦行間中腕間以陳皮芍藥甘草川芎湯調膏與竹瀝服之無數又灸大冲然谷巨闕及大指半甲肉且言鬼怪怒罵巫者朱曰邪乘虛而入理或有之與前藥佐以荆瀝除痰又用秦承祖灸鬼法哀告我自去餘證調理而安一少年夏間因羞怒發昏手搐如狂時作時止發則面紫黑羸丸能動左右相過醫與金箔鎮心丸抱龍丸妙香散定

志丸不效。脉微弦。六至。輕重有。朱曰。此內素有溼熱。因激起。厥陰相火。又時令相火。不宜服麝香之藥。况肝病。先當救脾土。諸藥多燥。血壞脾者。遂以黃連為君。人參為臣。酒浸芍藥。和白陳皮為佐。生甘草為使。生薑一片。煎服八貼而安。

一女八歲。病癇。遇陰雨及驚。則作。羊鳴吐涎。知其胎受驚也。但病深不愈。乃以燒丹丸。繼以四物湯。入黃連。生甘草。隨時令加減。且令淡味。以助藥力。半年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餘。久病癇。證多發于晨盥時。或見如黃狗走前。則昏瞶仆地。手足瘳瘳。不省人事。良久乃甦。或作痰火治。而用苓連二陳湯。或作風痰治。而用全蝎僵蠶壽星丸。或作痰迷心竅。而用金箔鎮心丸。皆不中病。汪診之。脉皆緩弱。頗弦。曰。此木火乘土之病也。夫早晨陽分。而狗。陽物。黃土色。胃屬陽土。虛為木火所乘矣。經曰。諸脉皆屬於目。故目擊異物而病作矣。理宜實胃瀉肝。而火自息。越人云。泄其肝者。緩其中。遂以參。

芪歸朮陳皮神麩茯苓黃芩冬。荆芥穗煎服十餘貼病減再服月餘而安。震按癇證案雖少而法頗備能細閱之已可長進學問臨證指南癇案僅四條皆用豁痰清火苦泄肝胆辛通心絡以治實證則可若予生平所見多係虛證河車六味丸人參定志丸天王補心丹龜鹿二仙膠服者疾發之期遠勢亦漸輕因不敢浪用尅伐藥蓋癇與癩狂虛實不同癩狂實者八九癇證虛者八九也又常見患癇之人少年多夭折中年得此病者亦無高壽其為虛也可知矣。

顛狂

一男子落馬發狂起則目證狂言不識親疎棄衣而走罵言湧出氣力加倍二五人不能執縛燒符作醮無益牛黃冰麝不靈乃求治於戴人戴人以車岫埋之地中約高式尺許上安中等車輪其輞上鑿一穴如作盆之狀縛狂病人於其上使之伏卧以軟衲襯之又令一人於下坐機一枚以棒攪之轉千百遭病人吐出青黃涎沫一二斗許繞車輪數匝其病人曰我

不能任。可解我下。從其言而解之。索凉水與之。冰水飲數升。狂不作矣。
滑伯仁治一僧。病發狂譫語。視人皆為鬼。診其脉。累累如薏苡子。且喘且
搏。曰。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云。陽明主肉。其經血氣並盛。甚則棄衣登高。
踰垣妄言。遂以三化湯三四下。復進以火劑。乃愈。

滄洲治一人。因恐懼。遂驚氣入心。終日逐逐奔走。不避水火。與人語則自
賢自貴。或泣或笑。切其脉。上部皆弦滑。左部勁于右。蓋溢臆中。灌心胞。因
驚而風經。五藏耳。即投以涌劑。涌痰涎一類器。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
病瘳。

附滄州又治一人。寓僧舍。病狂。其脉三部皆弦直。上下行。而左寸口尤
浮滑。曰。此風痰留心胞證也。以藥涌吐痰沫四五升。即熟睡。竟日。及寤
則病盡去。以安神之劑調之。全愈。

吳芟山治一女子。瘦弱性急。因思過度。得顛疾。或哭或笑。或裸體而走。或
閉戶而多言。諸療罔效。吳診其脉。浮而澹。思慮過傷神。不守舍也。用紫河

車二具漂洗如法煮爛如猪肚切片任意啖之二次即愈後服定志丸一料日煎補心湯一服調理百日後乃畢婚次年生子身肥壯

附嘉善朱懷音兄患癲狂用消痰清火藥而愈越三年復發消痰清火不應用天王補心丹而愈越二年又發進以前二法皆不應用歸脾湯而愈越一年又發發時口中哼哼叫號手足牽掣搖掉如線提傀儡卧則跳起如魚躍或角弓反張其喊聲聞於屋外而心卻明白但以顛掉之故口欲語時已將唇舌嚼壞如此光景半刻即止止則神識昏懂語言謬妄又半刻而發如前矣一吳姓名醫用人參鹿茸肉桂熟地龍齒青鉛遠苳等藥服之甚相安然匝月不見效乃就正於葉天翁葉笑曰渠用貴重之藥必自信為名醫但多費病家之財與病毫無干涉即庸醫也吾以輕淡藥二十劑當減半四十劑當全瘳耳因叩其掣掉作則心明掣掉止則神昏之故曰操持太過謀慮不決肝陰膽汁兩耗陽蹻陰蹻脉空風動非虛寒也用白芍萸肉各一錢五分白石英淮小麥

南棗肉各三錢。炙草五分。病人見其方，殊不信。旁人亦以藥太輕淡，併兩貼為一貼，服十貼，病減半，二十貼，病全瘳矣。

倪維德治一婦，狂歌痛哭，裸程妄罵。問之，則瞪視默默，脈沉堅而結。曰：得之憂憤，沈鬱痰與血交，積胸中，涌之皆積痰畏血。後與大劑清其上膈，數日如故。

又一婦，哭笑不常，人以為鬼所憑。倪診其脈俱沈，胃脘必有所積，有所積必作痰，遂以二陳湯導之，吐痰升許而愈。所謂積痰類崇也。

震按：以上數條，不過吐下清三法。惟吳與葉二案為異。又閱本事方云：軍中有一人犯法，褫衣將受刀，得釋，神失如癡。與驚氣丸一粒，服訖而寢，及覺病已失矣。江東張提轄妻，因避寇失心，已數年。授以方，隨愈。黃山沃巡檢妻，狂厥踰年，久醫不愈，亦授此方，去附子，加鐵粉，不終劑而愈。鐵粉非但化痰鎮守，至於推抑肝邪，特異。若多恚怒，肝邪太盛，鐵粉能制之。素問言陽厥狂怒，治以鐵落。金制木之意也。此論亦在吐下清。

三法之外者附載於此

王中陽治一婦疑其夫有外好。因病失心。狂惑晝夜。言語相續不絕。舉家圍繞。捉拿不定。王投滾痰丸八十丸。卽睡不語。次夜再進一服。前後兩次。逐下惡物。患人覺知羞赧。遂飲食起坐如常。五七日能針指。終是意不快。王慮其復作。陰令一人於其前對傍人曰。可憐某婦人。中暑暴死。患者忻然問汝何以知之。說者曰。我適見其夫備後事也。患者有喜色。由是遂痊。王再詢其家人曰。患者月水通否。其姑曰。近來月餘不進飲食。瘦損羸劣。想不月也。王曰。如血稍鮮時。卽來取藥。既而報曰。血間鮮紅矣。卽令服婚合門中滋血湯止之。再服增損四物湯。半月全安。更不舉發。

震按此所謂心病還將心藥醫也。昔有患貧而病者。醫令人詭以財帛與之。遂愈。皆一時權宜之法。然一旦真情忽露。其病必發。不若以正理開導之。使豁然省悟。乃無反覆。一人患心疾。見物如獅子。伊川先生教以手直前捕之。見其無物。久久自愈。豈非真能破偽。偽難飾真耶。此聖

門正心之學然使昏憤此法難用醫者能求其因而解之卽軒岐傳心之學矣如龐安時治一富家子竊出遊倡鄰有鬪者排動屋壁富人子大驚懼疾走惶惑突入市市方陳刑尸富人子走仆尸上因大恐到家發狂性理遂錯醫巫百方不能療龐為劑藥求得絞囚繩燒為灰以調藥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踰三十形肥色白酒中為人所折辱遂病心恙或持刀或踰垣披頭大叫診其脉濡緩而虛按之不足此陽明虛也宜變例以實之庶幾可免先有醫者已用二陳湯加紫蘇枳殼等藥進二三貼矣聞汪言卽厲聲曰吾治將痊誰敢奪吾功乎汪告歸醫投牛黃清心丸如彈丸者三枚初服頗快再服燥甚三服狂病倍發撫膺號曰吾熱柰何急呼水救命家人守醫戒禁不與趨樓見神前供水一盆一呷而盡猶未快也復趨厨下得水一桶滿意飲之狂勢減半其不死幸耳復請汪治之以參芪甘草甘溫之藥為君麥冬片黃芩甘寒之劑為臣青皮疎肝為佐竹瀝清

痰為使芍藥茯苓。隨其兼證而加減之。酸棗仁山梔子。因其時令而出入。服之月餘。病遂輕。然或目系漸急。即瞽昧不知人。良久復甦。汪曰無妨。此氣血未復。神志昏亂。而然。令其確守前方。夜服安神丸。朝服虎潛丸。年餘。熟寢一月而安。

震按此人酒中受折辱。必然肝火鬱勃。狂至持刀上屋。大渴恣飲。則痰火實證無疑。大膽者將用戴人之吐下。小心者亦必以黃連石膏羚羊膽星菖蒲竺黃等藥正治之。其人狂必愈甚。狂愈甚則元氣脫奄。然以死未死。仍狂死乃狂止。而醫猶未悟也。幸遇石山之能識脉。用參芪月餘。始愈。醫可輕言哉。變例以實之句。云非常法也。亦當着眼。

鬼症

羅謙甫治入國信副使許可道。到雄州詣羅診候。羅診之。脉乍大乍小。乍長乍短。此乃氣血不勻。邪氣傷正。本官云。在路到邯鄲驛中。夜夢一婦人著青衣。不見面目。用手向脇下打了一拳。遂一點痛。往來不止。兼之寒熱。

不能食，乃鬼擊也。羅曰：可服八毒赤丸。本官言嘗讀明醫錄中，見李子豫八毒赤丸為殺鬼杖子，遂與藥三粒，臨卧服，明旦下清水二斗，立效。又治

陳慶王子，因晝卧于水仙廟中，夢得一餅食之，心懷憂慮，心腹痞滿，飲食減少，約一載餘，漸瘦弱，腹脹如蠱，屢易醫藥，及巫禱皆不效，不得安卧。羅診之，問其病始末，因思之：此疾既非外感風寒，又非內傷生冷，將何據而治？因思李子豫八毒赤丸頗覺相當，遂與五七丸服之，下青黃之涎斗餘，漸漸氣調，而以別藥理之，數月良愈。此藥有神驗，合時必齋戒沐浴，淨室澄心，修合方以雄黃礬石硃砂附子炮藜蘆牡丹皮巴豆各一兩，蜈蚣一條，八味為末，蜜丸如小豆大，每服五七丸，冷水送下，無時。

韻州南七十里古田有富家婦陳氏，抱異疾，常日無他苦，每遇微風吹拂，則股間一點奇癢，爬搔不定，手已而舉，體皆然，逮于發厥，凡三日醒及坐，有聲如歎，其身乍前乍後，若搖兀之狀，率以百數，甫少定，又經日始困卧，不知人，累夕愈，至不敢出戶，更十醫不效。劉大用視之，曰：吾得其證矣。

先用藥一服取數珠一串來病家莫省其用乃當婦人搖兀時記其疏數之節已覺微減然後云是名鬼症因入神廟為邪所憑致精氣蕩越法當用死人枕煎湯飲之既飲大瀉數行宿疴脫然大用云枕用畢當送還原處如遲留使人顛狂蓋但借其氣耳。

又一人被鬼擊身有青痕作痛以金銀花水煎服愈。

震按僧慎柔治癆症多用金銀花藤蓋本於此然如傳尸癆實有鬼物憑依者用之方驗若精血耗損之虛癆有何關涉至於死人枕治鬼症傳尸癆果有奇效亦必須醫者真能識其證確係鬼症與傳尸癆方可用之否則賊及枯骨不有人禍必有天殃也試問吾儕能如徐嗣伯乎附齊書曰徐嗣伯常有姬患滯冷積年不瘥嗣伯診之曰尸症也當得死人枕煮服之乃愈于是往古塚中取枕枕已一邊腐闕用長流水煎服果愈赫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羸醫莫能治問嗣伯告以此為石虵極難療嘗得死人枕煮服之遂取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虵蟲頭堅如石

者五升。病瘥後沈僧翼患眼痛。又見多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服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宴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用死人枕俱瘥。何也。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瘥。石虵者。久虵也。醫療旣癖。虵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用此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此氣。因枕去。故復埋于塚間也。

李士材治文學朱文哉。偏體如蟲螫。口舌糜爛。朝起必見二鬼。執盤俵以獻。自謂不祥。將死。李診其寸脉。乍大乍小。意其為鬼祟。細察兩關弦滑且大。遂斷為痰飲之疴。投滾痰丸。三錢。雖微有所下。而病患如舊。更以小胃丹二錢。與之。復下痰積及水十餘碗。偏體之痛減半。至明早鬼亦不見矣。更以人參三錢。白朮二錢。煎湯服。小胃丹三錢。大瀉十餘行。約有二十碗。病若失矣。乃以六君子為丸。服四飭而瘥。

震按此所謂痰多怪證亦不為奇奇者以大劑參朮煎湯送小胃丹開後學攻補兼施之法

邪祟

丹溪治一少年暑月因大勞而渴恣飲梅漿又連大驚妄言妄見病似邪鬼脉虛弦而帶沉數數為有熱虛弦是驚又梅漿停鬱中脘宜補虛清熱導去淡滯乃可遂與參朮陳皮茯苓連並入竹瀝薑汁旬日未效乃虛未回痰未導也以前藥入荆瀝又旬日而安

又治浦江鄭姓者年二十餘秋間大發熱口渴妄言妄見病似邪鬼七八日後請朱治之脉之兩手洪數而實視其形肥面赤帶白卻喜露筋脉本不實涼藥所致此因勞倦成病與溫補藥自安曰柴胡七八貼矣以黃芪附子湯冷與之飲三貼後困倦鼾睡微汗而解脉亦稍軟繼以黃芪白朮湯至十日脉漸收斂而小又與半月而安

虞恒德治一婦年近三十有姿色得一證如醉如癡頰赤面青略有潮熱

飲食不美其脉乍疎乍數而虛每夜見白衣少年與睡一醫與八物湯服數十貼不效虞見其家有白狗卧枕戶闕虞曰必此所為命殺狗取其心血及膽汁丸安神定志之藥以八物湯吞下丸藥用遠志石菖蒲川歸黃連茯苓神硃砂側柏葉草龍膽等藥

震按此三條甚奇卻難效法首條若在今日惟有清熱導痰耳敢用人參耶丹溪則以脉之虛弦因之大勞認得清故雖旬日未效仍守前藥設有游移則前功盡棄病不痊而謗隨之矣次條脉證俱似實熱乃云脉本不實涼藥所致苟非具大本領者誰敢道此然用芪附朮而不用人參想其審證處必另有會心也第三條誠係邪魅然以白衣疑及白狗近於詭幻倘仍不效能無雉羅於羅之歎彙而錄之以備考訂

張路玉治文學黃樾潔識妄顛仆數月以來或六七日一發或二三日一發或一日二三發發則大吐涎水血沫或一日半日而蘇或二三時而蘇醫禱不靈近于邪崇術士皆言宿孽所致晝夜恒見亡婢僕婦二鬼纏綿或時

昏憤不省。或時妄言妄見。精氣不時下脫。不能收攝。服二冬二地連。藥金櫻石蓮之屬。無算。反加作瀉。不食。後延張診之。脉來寸盛尺微。前大後小。按之忽無。舉之忽有。知為神氣浮散之候。因與六君子加龍齒。菖蒲。遠志。送養正丹。間續而進。前後共三七服。是後譫妄顛朴。絕不復發。邪崇亦不復見。惟夢泄為平時痼疾。不能霍然。更與平補鎮心丹。兩月而安。其尊人及昆弟親戚。咸謂金石之藥。能鎮鬼神。曷知從前譫妄。皆神氣浮散之故。得養正鎮攝之功。當無神魂飛越之患矣。因識此以破杯影弓蛇之惑。

震按鬼崇豈能病人。不過病似鬼崇耳。或痰或虛。從其脉象以施治法。諸案皆先資之助也。亦有真由鬼崇者。苟非兵荒之疫癘。卽係冤對之馮。依書云從逆凶。又云作不善降之百殃。天奪其魄。死亡隨之。巫覡所不禱。何有於醫藥哉。

夢遺滑精

丹溪壯年有夢遺。證用鳳髓丹。河間秘真丸。唯有小效。遺終不除。改用遠

志菖蒲桑螵蛸益智仁韭子棗仁牡蠣龍骨鎖陽等為丸服之尋愈

一人年六十五精滑常流丹溪以黃檗知母蛤粉牡蠣山藥飯丸鹽湯下

一人每至夜脊心熱而夢遺丹溪用珍珠粉丸猪苓丸遺止終服紫雲脊熱畢除

一人虛損盜汗遺精白濁丹溪用四物加參芪朮牡蠣五味杜仲煎服而愈

丹溪治鄭叔魯年二十餘夜讀書常至四鼓忽得疾臥時但陰器着物便

夢遺不着則否飲食日減倦怠少氣蓋以用心太過二火俱起夜弗就枕

則血不歸肝而腎水漸虧火乘陰虛入客下焦鼓其精房則精不得聚藏

而欲走因玉莖著物猶厥氣客之故作接內之夢也於是上補心安神中

調脾胃升其陽下用益精生陰固陽之劑不三月而疾如失

一人夢遺白濁少腹有氣耕衝每日腰熱卯作酉涼若腰熱作則手足冷

前陰無氣來耕腰熱退則陰前氣耕手足溫又旦多下氣暮多噫一旬二

旬必遺朱診之脉旦弦搏而大午尤洪大知其有鬱滯也先用滾痰丸大

下之次用加減八物湯下滋腎丸百粒若稍與蛤牡等滑藥則遺與濁滋

甚或一夜二遺遂改用導赤散大劑而遺濁皆止

又二中年男子皆夢遺醫與瀆藥反甚連遺數夜丹溪先與神芎丸大下之繼製猪苓丸服之皆痊

鎮海萬戶蕭伯善以便濁而精不禁百藥罔效丹溪用倒倉法而愈於此見夢遺屬鬱滯者多矣

又一人每夜有夢丹溪連診二日觀其動止頭不仰舉但俯視不正此必陰邪相着叩之不言其狀詢其僕乃言至廟見侍女以手撫摩久之不三日而寢疾乃令法師入廟毀其像小腹中泥土皆溼其疾隨瘳此則鬼魅相感耳

一老人年六十歲患瘧而嗽多服四獸飲積成溼熱乘於下焦已岌岌乎殆矣丹溪診之尺數而有力與補中益氣加涼劑三日與黃檗丸次早尺數頓減詢其有夜夢否曰有之幸不泄耳是蓋年老精衰固無以泄從前大熱結於精房今得泄火益陰之藥其火散走於陰竅疾可瘳矣再服兩

日而又夢。瘧嗽全愈。

震按夢遺原是惡病。此條及廣筆記載張漣水治紀華山案。卻以夢遺愈病。蓋此條乃熱結下焦。紀生乃鬱結中焦。其腎系久不通於心。忽然得通。則伏邪隨之而泄。瘵垢隨之而下。故本病隨愈。亦由兩人向來葆養精元未竭耳。若縱慾者及素有夢洩者。不能望此僥倖也。

汪石山治一人。年四十餘。洩精久之。神不守舍。夢亂心跳。用清心蓮子飲。罔效。取袖珍方治。小便出髓。條服之。又服小菟絲子丸。又服四物加黃檗。俱罔效。汪診之。一日間。其脉或浮濡而駛。或沉弱而緩。曰。脉之不常。虛之故也。其證初因腎水有虧。以致心火亢極。乘金。木寡于畏。而侮其脾。此心脾腎三經之病。理宜補脾為主。兼之滋胃養心。病可療也。方用人參為君。白朮茯苓麥冬。棗仁。梔子。生甘草為佐。蓮肉。山查。黃檗。陳皮為使。其他牡蠣。龍骨。白芍。川芎。熟地之類。隨其變證而出入之。且曰。必待人參加至五錢。病脫。其人未信。服二十餘日。人參每服三錢。洩精減半矣。又月餘。加人

參至五錢尋愈。盛啟東治郁文質遺精形體羸弱兼痰嗽交作日夕不能
休。羣醫治之轉劇。盛視之曰。此陽脫也。急治則生。緩則死。非大料重劑則
不能療。於是以前子天雄合參苓白朮。晝夜服之。自秋徂冬。約服附子百
餘枚。厥疾乃瘳。

震閱葉案治項姓者。夢遺色黃。食少。腹脹便澹。用生菟絲覆盆蛇床五
味。韭子。益智。補骨。脂。龍骨。以建蓮粉丸。較之。此案溫熱稍輕而靈巧更
勝矣。一友仿之治一夢遺久者。色悴。食減。常加傷風咳嗽。服諸補腎瀉
精藥無效。乃用巴戟。從蓉。骨脂。鹿茸。陽起石。桂附等。而愈。是又善學盛
御醫者。葉天翁又治一人遺滑。月五六作。兼有腹痛。觸冷即痛。痛極昏
暈。初以荆公妙香散不應。乃用鹿茸二錢。人參一錢。雄羊腎十枚。去膜
研。茯神。龍骨各一錢五分。金櫻膏三錢。十劑而愈。

江篁南治一壯年。患遺精。醫用滋陰降火罔效。更醫用龍牡等止瀉藥。其
精愈洩。又服芩連知檪等藥甚多。兼服小便亦罔效。又或作痰火治。作溼

熱治蓋年餘矣。江診之左脉浮濡無力。右寸浮散近駛。兩尺尤弱。不任尋按。其人頭暈腰痛骨痠畏風小便黃腹中時鳴。乃以熟地遠志人參歸身桑螵蛸石蓮茯神石菖蒲甘草十餘貼。後精固惟筋骨猶痠小便猶黃。腹或至晚猶鳴。前方再加黃檗兼用補陰丸。加人參鹿茸菟絲桑螵蛸茯神之類丸服。兩月而愈。

李士材治武科張甯之。稟質素強。縱飲無度。忽小便畢有白精數點。自以為有餘之疾。不肯醫治。經三月以來。雖不小便時有精出。覺頭目眩暈。因服固精澁脫之劑。治療兩月。略不見功。李診之。六脉滑大。此由酒味溼熱下。干精藏。遂以白朮茯苓橘紅甘草乾葛白寇加黃檗少許。兩劑即效。不十日而康復如常人。

周慎齋治一人。知飽不知飢。胸膈飽悶。脾虛也。常起火喉痛。口唇生瘡。牙根作脹。齒縫出血。火在上。上盛也。骨痠痛不能久立。雞鳴精自遺。下虛也。上盛下虛。所謂陽精下降。其人天名曰下消。善治不若善養。用補中益氣湯。

以散上焦之火。六味湯以實下焦之腎。所以斂火歸本也。

震按向來醫書咸云有夢而遺者責之心火。無夢而遺者責之腎虛。二語誠為括要。以予驗之。有夢無夢皆虛也。不虛則腎堅精固。交媾猶能久戰。豈有一夢即遺之理。故治此證者。惟溼熱鬱滯二項。勿以虛治。而二項又各分二種。麴蘖之溼熱宜端本丸。膏粱之溼熱宜猪脂丸。積痰之鬱滯宜滾痰丸。神芎丸。伏火之鬱滯宜滋腎丸。猪苓丸。除此二項。必須人參。如荊公妙香散。以治心虛。桑螵蛸散。以治腎虛。三才封髓丹。以治陰虛。固精丸。以治陽虛。或分用。或合用。再參之以熟地。萸肉。湘蓮。芡實。五味。牡蠣。線膠。金櫻膏。而已。無餘蘊矣。然亦有效。有無效。則因虛者之有小虛。有大虛。而虛者之心。或有嗜慾。或無嗜慾也。人若於慾事。看得雪淡。更極畏怕。則熟寐時。亦能醒覺。先賢云。醉猶溫。克方稱學。夢亦齋莊。始見功。此為上乘。其次則用劉海蟾吸撮提三字。做運想功夫。先以一擦一兜。左右换手。九九之數。真陽不走之訣。繼以一吸。便提氣。氣

歸臍一提便嚥。水火相見之訣。久久行之。功成可以不泄。尚有慾念。再於上床臨睡時。以兩手大肉擦熱。反向背後擦腎腧穴三十六次。腎腧熱則相火不作。夜無淫夢。斯皆應驗之金丹。殊勝吐咀之草藥。故不憚饒舌以告同人。

便濁

丹溪曰。一婦年近六十。形肥味厚。中焦不清。積為濁氣。流入膀胱。下注而成白濁。濁氣即是溼痰。用二陳湯加升柴。蒼白朮四貼。濁減半。覺胸滿。因升柴升動胃氣。痰阻而滿悶耳。用二陳加草麩。白朮香附。以泄其滿。素無痰者。升動亦不悶也。繼以青黛。樗皮。蛤粉。黃檗。乾薑。滑石為末。神麩為丸。服之全安。

丹溪又治一人便濁半年。或時夢遺。形瘦作心虛。治以珍珠粉丸。合定志丸。服之愈。

附南安太守張汝弼。曾患渴疾白濁。久服補腎藥不效。遇一道人俾服

酒蒸黃連丸。以川連一觔。煮酒浸一宿。甑上累蒸至黑。曬乾。為末。蜜丸。桐子大。日午臨卧。酒吞三十丸。遂全瘳。

潘見所弱冠。患白濁。醫治三年不愈。其脉兩寸短弱。兩關滑。兩尺洪滑。孫東宿曰。君疾易愈。第待來春之仲。一劑可瘳。而今時不可。因問何以必待來年。孫曰。經云。升降浮沉必順之。又云天時不可伐。君脉為溼痰下流證也。洪大而見于尺部。是陽乘于陰。法當從陰引陽。但今冬令為閉藏之候。冬之閉藏。實為來春發生根本。天人一理。若不顧天時而強用升提之法。是伐天和而洩元氣根本。既虧來春。何以發生。聞言不信。別尋醫藥。仍無效。至春分。東宿以白螺螄殼火煨存性四兩。牡蠣二兩。半夏葛根柴胡苦參川槿各一兩。麩糊丸。早晚服。名曰端本丸。不終劑而全愈。

震按醫書。向有精濁。溺濁之分。以予驗之。濁必由精。溺則有淋無濁也。凡患濁者。竅端時有穢物粘滲不絕。甚則結蓋。溺時必先滴出數點。而後小便隨之。小便卻清。惟火盛則色黃。亦不混濁。古書乃云。漩面如油。

光彩不定。漩脚下澄。凝如膏糊。此是膏淋與下消證。非白濁也。白濁之因。有慾心萌而不遂者。有漁獵勉強之男色者。有醉酒及用春方以行房。忍精不洩者。皆使相火鬱遏。敗精瘀腐而成。故白濁多有延成下疳重候。豈溺病乎。內經謂水液混濁皆屬於熱。熱甚則為赤濁。或白濁久而血不及化為精。亦變赤濁。此則危矣。治法不外養陰清熱。佐以堅腎利水。蓋癸竅宜閉。壬竅宜通也。初起者當兼疎泄敗精之品。如滑石、冬葵子、牛膝、萆薢之類。日久者當兼補元實下之品。如人參、熟地、湘蓮、芡實之類。亦無甚艱難。茲選四案。溼痰溼熱居其二。蓋恐人只守定治腎一法耳。夫溼痰溼熱似非精病。不知溼熱內侵腎臟。則精不清而為濁。生生子案及世人用腐漿沖滑石。或白果漿者。去其溼熱。精自固也。溼痰下注腎臟。則精不寧而為濁。丹溪首案及李士材治武科張姓案。消其溼痰。精自駐也。若係溺病。何以不用淋證門石葦散八正散等方耶。即日久而元氣下陷。有用補中益氣湯者。亦以元氣得補。纔能升舉其

精不使滲漏耳。惟夏月冒暑便濁。用辰砂六一散及筋疝之白物如精。隨洩而下。用龍膽瀉肝湯。二條方是溺病。然與赤白濁情形原有別也。

五淋

吳芟山治一婦患淋數而疼痛身煩燥。醫以熱淋治之。用八正散連子飲。服之愈劇。吳診脉沉數無力。知氣與火轉鬱于小腸故也。遂與木通麥藁節車前子淡竹葉麥冬燈心甘草稍腹皮之類。服之而安。蓋小腸乃多氣少血之經。今病脉係氣鬱。反用大黃梔芩味厚苦寒之藥。寒極傷氣。病轉加矣。不知血中有熱者。乃有形之熱。為實熱也。氣中有熱。乃無形之熱。為虛熱也。凡氣中有熱者。當行清涼薄劑。無不獲效。更分氣血多少之經。辨溫涼厚薄之味。審察病機。斯無失也。

中書右丞合刺合孫病小便數而少。日夜約二十餘行。臍腹脹滿。腰腳沉重。不得安卧。至元癸未季春。羅謙甫奉旨診之。脉沉緩。時時帶數。常記小便不利者有三。不可一例而論。若津液偏滲于腸胃。大便泄瀉而小便澀。

少一也。宜分利而已。若熱搏下焦津液。則熱瀦而不行。二也。必滲泄則愈。若脾胃氣溢。不能通利水道。下輸膀胱而化者。三也。可順氣令施化而出也。今右丞平素膏粱。溼熱內蓄。不得施化。膀胱竅溢。是以起數而見少也。當須緩之。泄之。必以甘。淡為主。遂用茯苓為君。滑石甘寒。滑以利竅。猪苓琥珀之淡。以滲泄而利水道。三味為臣。脾惡溼。溼氣肉蓄。則脾氣不治。益脾勝溼。必用甘為助。故以甘草白朮為佐。鹹入腎。鹹味下泄。為陰澤瀉之。鹹以瀉伏水。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津液不行。以辛散之。桂枝味辛。散溼潤燥。此為因用。二物為使。煎用長流甘瀾水。使下助其腎氣。大作湯劑。令直達於下。而急速也。兩服減半。旬日良愈。

震按前兩案論治淋道理最為明白。曉暢後兩案乃淋證別因。雖由問而知之。而唐公之靈悟更不可及。

羅又治劉太保淋疾。劉問曰。近夏月來。同行人多有淋證。氣運使然。抑水土耶。羅曰。此間別無所患。獨公有之。殆非氣運水土使然。繼問公近來多

食何物曰宣使賜木瓜百餘對遂多蜜煎之每客至以此待食日三五次
曰淋由此也內經曰酸多食之令人癢奪飲則已曰醋味致淋其理安在
曰小便主氣經云酸入于胃其氣澹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則
留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膀胱之胞胞薄以懦得酸則縮蹇約而不通水
道不行故癢而澹乃作淋也果如言而愈唐與正治吳巡檢病不得前洩
卧則微通立則不能涓滴醫徧用通小腸藥不效唐因問吳常日服何藥
曰常服黑錫丹問何人結砂曰自為之唐洒然悟曰是必結砂時鉛不死
硫黃飛去鉛砂入膀胱卧則偏重猶可洩立則正塞水道以故不能通令
取金液丹三百粒分為十服煎瞿麥湯下之膀胱得硫黃積鉛成灰從水
道下猶累累如細砂病愈

丹溪治一老人因疝疾二十年多服蒼朮烏附等藥疝稍愈又患淋十餘
年其間服硝黃諸淋藥不效忽項右邊發一大疽連及缺盆不能食淋痛
愈甚叫號困憊時當六月脉短澹左微似弦皆前烏附積毒所致凝積滯

血蓄滿膀胱脉澁為敗血短為血耗忍痛傷血叫號傷氣知其溺後有如敗膿者詢之果然遂先治淋令多取土牛膝根莖葉濃煎湯并四物湯大劑與之三日痛與敗膿漸減五七日淋止瘡勢亦定蓋四物能生血也但食少瘡未收斂用四物加參芪白朮熬膏以陳皮半夏砂仁木香煎取清汁調膏與之遂漸能食一月瘡安

震按土牛膝汁治血淋最效以其能疎通滯血也脉澁者更宜之丹溪合四物同用因脉兼短耳即不短亦宜之澁為血瘀亦主血虛也

附周慎齋治一人年老因入房忍而不洩小便不利諸藥不效此腎虛而氣滯血凝也用土牛膝搗汁酒服二碗小便出物長三寸長六寸者二蟲而愈

丹溪又治一男子患淋久囊大如球莖如槌因服利藥多痛甚脈微弱如線以參芪歸朮加肉桂元胡各一錢木通山梔赤芍赤茯苓甘草稍等藥一服痛稍減二服小溲利四服愈

薛立齋治大尹劉天錫內有溼熱大便滑利小便澹滯服淡滲之劑愈加
滴瀝小腹腿膝皆腫兩眼脹痛此腎經虛熱在下焦淡滲導損陽氣陰無
以化遂用地黃滋腎二丸小便如故更以補中益氣加麥冬五味兼服而
康

震按服利藥既多脉微弱如線法必宜補矣猶兼延胡赤芍木通赤苓
山梔等利血利水藥者以其證仍痛甚也可見淋證宜利者多惟薛案
所叙病因病情必該用所用三方其合滋腎丸者以小便仍澹滯也若
果陽虛脉微又當用金匱腎氣丸與知檠不宜至如葉氏治淋有虎杖
麝香大黃牽牛兩頭尖威喜丸連檠膽薈參茸八味等方較薛氏法多
而且備矣

孫東宿治丁耀川令堂年四十四常患胃脘痛孀居茹素十五年七月中
觸於怒吐血碗許不數日平矣九月又怒吐血如前加腹痛至次年二月
忽裏急後重肛門大疼兩跨亦痛小便短澀出惟點滴痛不可言腰與小

腹之熱如滾湯泡日惟仰卧不能側一側則左跨并腿痛甚小便疼則肛門之痛減肛門疼則小便之痛減遇驚恐則下愈墜而疼經不行者兩月往常經來時腰腹必痛下紫黑血塊甚多今又白帶如注口渴通宵不寐不思飲食多怒面與手足虛浮喉中梗梗有痰肌肉半消孫診之脉僅四至兩寸軟弱右關滑左關弦兩尺澹據脉上焦氣血不足中焦有痰下焦氣凝血滯鬱而為火蓋下焦之疾肝腎所攝腰膝乃肝之所經而二便乃腎之所主也據證面與手足虛浮則脾氣極弱飲食不思則胃氣不充不寐由過於憂愁思慮而心血不足總為七情所傷故耳內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不月此病近之且值火令當權之候誠可慮也所幸者脉尚不數聲音清亮耳因先為開鬱清熱條達肝氣保過夏令後再為驟補陰血必戒絕怒氣使血得循經方可獲生也初投當歸龍薈丸以撤下部之熱繼以四物湯膽草知檠柴胡澤蘭煎吞滋腎丸連服四日腰與小腹之熱始退後以香薷石膏葦膽草桃仁滑石杜牛膝甘草稍柴胡煎吞滋腎丸

大小便痛全減

東宿曰。族姪孫伍仲。三十歲。善飲好內。小便血淋疼痛。予以滑石甘草稍海金沙琥珀山梔青蒿以茅草根煎膏為丸。每晨燈心湯送三錢而愈。後五年。因子遲服補下元藥過多。血淋又發。小便中痛極。立則不能解。必蹲下如婦女狀。始能解出。皆大血塊。每行一二碗許。諸通利清熱藥徧嘗不。應。脉俱洪數。予以五靈脂蒲黃甘草稍各二錢。小薊龍牙草各三錢。二貼而痛減半。血仍舊。改用瞿麥山梔甘草稍各二錢。茅根杜牛膝車前草葉各三錢。生地柴胡川檉木通各一錢。四貼痛全減。血全止。惟小便了。而六脉亦和緩。不似前矣。後以四君子加葛根青蒿白芍升麻知檉調理萬全。

震按上條不用補。次條不用養陰。認證最清。設效立。齊景岳狃於歸脾湯補中益氣六味生脉者。必為二證之戈矛矣。

又治李寅齋患血淋。幾二年不愈。每發十餘日。小水艱澀難出。竅痛不可

言將發必先面熱牙疼。後則血淋。前數日飲湯水。欲溫和。再二日欲熱。又二日非冷如冰者不可。燥渴之甚。每連飲井水二三碗。其未發時大便燥結。四五日一行。發則瀉而不實。脉左寸短弱。關弦大。右寸下半指與關皆滑大。兩尺俱洪大。據此中焦有痰。肝經有瘀血也。向服滋陰降火及淡滲利竅之劑皆無效。且年六十有三。病已久。血去多。何可不兼補治。當去瘀生新。提清降濁。用四物湯加杜牛膝補新血。滑石桃仁消其瘀血。枳實貝母以化痰。山梔仁以降火。柴胡升提清氣。二十貼而諸證漸減。再以滑石知母黃檗各一兩。琥珀小茴肉桂各一錢五分。元明粉三錢。海金沙投藥各五錢。茅根汁熬膏為丸。每服一錢。空心及晚茅根湯送下而愈。

又治祝芝崗秀才。每喜酒後御女。行三峯採戰對景忘情之法。致成血淋。自仲夏至歲杪未愈。便下或紅或紫。中有塊如筋膜狀。或如蘇木汁色。間有小黑子。三五日一發。或勞心或勞力。或久立坐亦發。百治不效。東宿觀其色白而清。肌肉削甚。診其脉左寸沉弱。關尺弦細。右寸畧滑。據此必肺

經有濁痰。肝經有瘀血。總由酒後竭力縱慾。淫火交煽。精離故道。不識澄心調氣攝精歸源之法。以致凝滯經絡。流於溺道。故新血行至被阻塞。而成淋濁也。三五日一至者。盈科則溢耳。先與丹參茅根濃煎服。小便以瓦噐盛之。少頃即成金色黃沙。乃用腎氣丸加琥珀海金沙黃礬以杜牛膝連葉搗汁熬膏為丸。調理外。以川芎三錢當歸七錢杜牛膝草根煎服。臨發時用滑石甘草稍桃仁海金沙麝香為末。以韭菜汁藕汁調服。去其凝精敗血。則新血始得歸原。而病根可除矣。三月全愈。

震按前案云。何不可兼補治。而所謂補者。不過四物湯耳。其餘則皆消痰及清利藥也。次方知礬各一两小茴肉桂各錢半。即滋腎丸意。而重用滑石元明粉沒藥海金沙為佐。茅根汁為丸。仍是清利兼消痰。以六旬之老二年之久。治法如此。信乎血淋之宜通。不宜補矣。後案用腎氣丸加黃礬琥珀海金沙。以杜牛膝汁熬膏為丸。是於溫補下元藥中。佐清利溼熱。疎通痰竅之法。較前案稍異。而煎方之芎歸杜牛膝末藥之。

滑石金沙桃仁麝香韭汁藕汁仍是行瘀通竅並無參芪熟地等藥大旨約畧可見

李士材治邑宰嚴知非患淋經年痛如刀錐凡清火疎利之劑計三百貼病勢日甚至歲暮李診之曰兩尺數而無力是虛火也從來醫者皆泥痛無補法愈疎通則愈虛愈虛則虛火愈熾遂以八味丸料加車前沉香人參服八劑痛減一二而頻數猶故原醫者進云淋證作痛定是實火若多溫補恐數日後必將悶絕不可救矣知非疑懼復來商之李曰若不宜溫補則服藥後病勢必增今既減矣復何疑乎朝服補中益氣湯晚服八味丸逾月而病去其九更倍用參芪十四日而霍然

張路玉治太史沈韓倬患膏淋小便頻數晝夜百餘次晝則滴瀝不通時如欲解痛似火燒夜雖頻迸而所解倍常溲中如脂如涕者甚多先曾服清熱利水藥半月餘其勢轉劇面色痿黃飲食艱進張診之脉得弦細而數兩尺按之益堅而右關濇大少力此腎水素虧加以勞心思慮肝木乘

脾所致法當先實中土使能隄水則陰火不致下溜清陽得以上升氣化通而疼瀉瘳矣若用清熱利水則氣愈陷而精愈脫溺愈不通耳乃定補中益氣湯用人參三錢服二劑痛雖少減而病者求其速效改進四苓散加知母門冬沙參花粉甫一服徹夜痛苦倍甚於是專服補中益氣兼六味丸用紫何車熬膏代蜜調理服參盡觔餘而安

震按淋證如孫東宿之治法經也此二案之治法權也經權合宜皆審脉以為辨莊子曰匠石覺而診其夢夢何以診診之為言審也向來但云診脉未達診字之義不知善診卽是善審審得明白病自顯然推之望聞問切素稱四診可見四件都要細審也

小便不通

李東垣治長安王善夫病小便不通漸成中滿腹大堅硬如石腿腳亦脹裂出水雙睛凸出晝夜不得眠飲食不下痛苦不可名狀服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李曰病深矣非精思不能處因記素問有云無陽則陰無以生

無陰則陽無以化。又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此病小便癃閉，是無陰而陽氣不化也。凡利小便之藥，皆淡味滲泄為陽止，是氣藥。陽中之陰，非北方寒水陰中之陰所化者也。此乃奉養太過，膏粱積熱，損北方之陰，腎水不足，膀胱腎之室，久而乾涸，小便不化。火又逆上，而為嘔噦，非膈上所生也。獨為關，非格病也。潔古云：熱在下焦，填塞不便，是關格之法。今病者內關外格之病，悉具。死在旦夕，但治下焦，可愈。隨處以稟北方寒水所化，大苦寒之味者，黃檗、知母、桂為引用。丸如桐子大，沸湯下二百丸。少時來報，服藥須臾，前陰如刀刺火燒之痛，溺如瀑泉湧出，臥具皆溼，牀下成流。顧盼之間，腫脹消散。李驚喜曰：大哉！聖人之言，豈不可徧覽而執一者乎？其證小便閉塞而不渴，時見躁者，是也。凡諸病居下焦，皆不渴也。二者之病，一居上焦，在氣分而必渴；一居下焦，在血分而不渴。血中有溼，故不渴也。二者之殊，至易別耳。

震按前賢之不可及者，以其善悟經旨而創立治法耳。若今人不過尋

章摘句即舊時成法尚未通曉豈能另標新義恰合病情乎

朱丹溪治一人小便不通醫用利藥益甚脈右寸頗弦滑此積痰在肺肺為上焦膀胱為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以藥大吐之病如失

李士材治郡守王鏡如痰火喘嗽正甚時忽然小便不通自服車前木通茯苓澤瀉等藥小腹脹悶點滴不通李曰右寸數大是金燥不能生水之故惟用紫苑五錢麥冬三錢北五味十粒人參二錢一劑而小便湧出如泉若淡滲之藥愈多反致燥急之苦不可不察也

江右袁啟莘平素勞心處事沉滯時當二氣小便不通用六一散不效再用苓瀉木通車前等又不效李診兩寸洪數知為心火刑金故氣化不及州都也用黃連茯苓神牛膝人參麥冬五味一劑而愈

士材曰先兄念山謫官浙江按察鬱怒之餘又當盛夏小便不通氣高而喘服胃苓湯四貼不效余曰六脈見結此氣滯也但用枳殼八錢生薑五

片急火煎服一劑稍通四劑霍然矣。

孝廉俞彥直修府誌勞神忽然如喪神守小便不通士材曰寸微而尺鼓是水涸而神傷也用地黃知母各二錢人參丹參各三錢茯苓一錢五分黃檗一錢二劑稍減十劑而安。

王金壇曰一婦人年五十初患小便澀醫以八正散等劑展轉小便不通身如芒刺加於體予以所感霖淫雨溼邪尚在表因用蒼朮為君附子佐之發其表一服得汗小便即時便通。

又治馬參政父年八旬初患小便短澀因服藥分利太過遂致閉塞涓滴不出予以飲食太過傷其胃氣陷於下焦用補中益氣湯一服小便通因先多用利藥損其腎氣遂致通後遺尿一夜不止急補其腎然後已凡醫之治是證者未有不用泄利之劑安能顧其腎氣之虛哉。

附本事方云頃在毘陵一貴官妻小便不通臍腹脹痛不可忍眾醫皆作淋治如八正散之類皆治不通病益甚許曰此血瘕也非瞑眩藥不

可去。乃用桃仁煎。初服至日午。大痛不可忍。臥少頃。下血塊如拳者數枚。小便如黑豆汁。一二升。痛止得愈。此藥猛峻。氣虛血弱者。宜斟酌之。震按仲景云。小便利者為有血。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乃辨傷寒畜血之規矩也。此卻因畜血而小便閉。豈非規矩又貴變通乎。

孫東宿治一富家婦。當仲秋。大小便秘者三日。醫以巴豆丸二服。大便瀉而小便愈。秘脹悶臍突二寸餘。前陰脹裂不能坐臥。啼泣欲盡。此轉臍病也。柏樹東行根皮一寸。滑石三錢。延胡。桃仁。當歸。瞿麥。各一錢。水煎入韭菜汁半盃。服後食頃而小便稍行。玉戶痛甚。小便非極力努之則不出。改用升麻。桔梗。枳殼。延胡。煎成。調元明粉二錢。乃提清降濁之意。大小便俱行而愈。

僧慎柔治一婦年五十。小便時常有雪白寒冰一塊。塞其陰戶。欲小便須以手掘出。方溺。否則難。慎柔曰。此胃家寒溼。因脾胃虛寒凝結而下。墜至陰戶口而不即出者。脾胃之氣尚未虛脫。但陷下耳。用六君加薑桂二十

劑全愈。

震按小便不通乃至危至急之候此集所選僅十一條似乎簡畧然諸法畢備並不重複學者苟能觸類引伸定有無窮變化

小便不禁

丹溪治一婦患心中如火一燒便入小腸急去小便大便隨時亦出如此三年求治脈滑數此相火送入小腸經以四物加炒連檠小茴木通四貼而安。

李士材治方伯張七澤夫人飲食不進小便不禁李曰六脉沉遲水泉不藏是無火也投以八味丸料兼進六君子加益智肉桂三劑減數劑而安文學俞元倩憂忿經旬忽然小便不禁醫皆以補脬固腎之劑投之凡一月而轉甚李曰六脉舉之則軟按之則堅此腎肝之陰有伏熱也用丹皮茯苓各二錢苦參八分甘草稍六分黃連一錢煎成調黃雞腸與服六劑而安適有醫云既愈當大補之數日後仍復不禁再來求治曰肝家素有

鬱熱得溫補而轉熾。遂以龍膽瀉肝湯加黃雞腸服之。四劑即止。更以四君子加黃連山梔一月而痊。

震按丹溪案是相火送入小腸此案是肝腎陰中伏熱病情微有不同。須看其用藥亦微有不同處。

張路玉治吳興閔少江。年高體豐。不遠房室。得一病已十三年。遇勞心。嗔恚。或飲食失宜。則小便頻數。滴瀝瀼瀼。痛不已。至夜畧得交睫。溺即遺出。覺則阻滯如前。凡服人參鹿茸河車無算。然皆平穩無礙。獨犯丹皮白朮。即脹痛不禁。張曰。此病名胞痺。因膏粱積熱于上。作強傷精于下。溼熱乘虛結聚于膀胱之內。胞也。用腎瀝湯頗有效。但原其不得安寢。寢則遺溺。知肝虛火擾。而致夢魂不寧。疎泄失職。所以服牡丹疎肝之藥。則脹者不勝。其氣之竄。以擊動陰火也。服白朮補脾之藥。亦脹者不勝。其味之濁。以壅滯溼熱也。服參茸河車溫補之藥。無礙者。虛能受熱。但補而不切于治也。更擬加減桑螵蛸散。用羊腎湯泛丸服。更戒以絕慾乃安。

震按寤則淋瀝寐則溺遺原與不禁有別故以胞脾證治其論藥病不合處理精義確後來葉氏處方最講此旨再觀下二案病情同而治法不同用藥俱有妙解能細參之庶不犯枳朴歸苓到手便撮之謂

黃元吉年六十餘因喪明畜妾而患小便淋瀝春閒因顛仆昏憤遺尿此後遂不時遺溺或發或止至一陽後大劇晝日溺瀆不通非坐於熱湯則涓滴不出交睫便遺之不禁張診其脈或時虛大或時細數而左關尺必顯弦象此腎氣大虧而為下脫之兆也乃與地黃飲子數服溺瀆稍可遺亦少閒後與八味丸除丹皮澤瀉加鹿茸五味巴戟遠志調理而痊陝客亢仁軒年壯色蒼體豐善啖患胞痺十餘年其脈軟大而瀆瀆不調不時蹲踞于地以手揉其莖囊則澀從穀道點滴而滲必以熱湯沃之始得少通寐則有時而遺其最者中有結塊如橘核之狀外裏紅絲內包黃水雜於脂膩之中此因恣飲不禁酒溼乘虛襲入髓竅故有是患因令堅戒烟草火酒溼麵椒蒜糟醋雞豕炙燂等味與半夏茯苓澤瀉萹蓄犀角

竹茹作湯四劑勢減二三次與腎瀝湯加萆薢數服水道遂通漫亦不痛但覺食不甘美後以補中益氣加車前木通調之而安石頑曰又有胞痺二證一因挾妓致病用腎瀝湯加減八味丸收功一因陰虛多火用腎瀝湯生脈散合六味丸收功若萆薢分清滲水傷精之味咸為切禁此人則肥盛多溼故先與清胃豁痰之藥然後理腎調脾治各有宜耳

孫東宿治南都大司馬袁洪溪衝暑理事致發熱燥渴因食冰浸瓜梨新藕遂成泄瀉小水短少醫以胃苓湯加滑石木通車前子利之而瀉止大便又因之結燥艱澀不堪乃用潤腸丸復瀉不止又進以前通利之劑瀉雖止而小水不能流通直遂臍下脹急立起解之則點滴不出卧則流之不竭以頻取溺器致通宵不寐治半月餘而精神削寢食廢諸醫俱不識將認為癰則立解時點滴不出認為閉卧則涓涓而流謂氣虛下陷心血不足而補中益氣與安神丸服皆無效孫診其脈兩寸短弱關緩大兩尺洪大語之曰此餘暑未解而司馬素善飲溼熱流于下部也今已下午恐

脈未準。俟明早細察定方。司馬曰：望子久矣。姑求一劑，以邀夜間一睡。孫不得已，以益元散三錢煎香薷湯進之。畧無進退。次早復診，六脈如昨。思之而恍然，悟曰：此證尿竅不對也。司馬曰：名出何書？孫曰：內經云：膀胱者，脬之室也。脬中溼熱下墜，故立解而竅不對。小水因不得出，卧則脬不下墜，而尿滲出膀胱，亦以竅不對。雖涓涓而流，終不能通達直遂，故了而不了也。治惟提補上中二焦元氣，兼清下焦溼熱，斯得矣。又有一法，今氣虛下陷已久，一兩劑未能取效，安得睡耶？但此不寐非心血不足，因着心防閑小便而不敢寐也。暫將布袋襯於席上，任其流出而不必防閑，免取便器自然熟睡矣。方用補中益氣湯加黃檗，知母如法果愈。

震按：起立則溺閉，卧則不禁，與張氏案又有別。尿竅不對之說從唐與正治吳巡檢案悟來。

小便瀆數

薛立齋治商主客素膏梁，小便赤數，口乾作渴，吐痰稠粘，右寸關數而有

力。此脾肺積熱移於膀胱。用黃芩清肺。飲調理脾肺。再用滋腎丸六味丸以滋腎水。尋愈。司徒邊華泉小便頻數。澹滯短赤。口乾吐痰。此腎經虛而熱燥。陰無以化。用六味滋腎二丸而愈。大司徒許函谷因勞發熱。小便自遺。或時不利。此因肝火陰挺不能約制。午前用補中益氣加山藥黃。稜。知母。午後服地黃丸。月餘全愈。司馬李悟山小便如淋。莖中作痛。口乾吐痰。此因思色精降而內敗。用補中益氣六味地黃尋愈。一儒者發熱。飲水不絕。每如廁。小便澹痛。大便牽痛。此精極復耗所致。用都氣丸及補中益氣。幸其自守。謹篤。尋愈。後兼肢體畏寒。喜熱飲食。用八味丸。縣令顧榮甫尾間痒而小便赤澹。左尺脈洪數。屬腎經虛熱。法當滋補。渠不然其言。服黃稜知母等藥。年許高骨腫痛。小便淋瀝。肺腎二脈洪數。無倫。薛曰。子母俱敗。鮮克濟矣。果尋卒。

震按。小便數有熱有虛。數而少為實熱。宜滲之。頻數不可畧忍。又復短少。日數十次。或有餘瀝。為腎大虛之候。數而多。色黃者為陰虛。宜滋陰。

數而多。色白體羸者。為陽虛升者少而降者多。宜補火。立齋諸案。且備諸法。

二便不通

王中陽治一人弱冠未婚。病遺瀝日久。每作虛寒。脫泄治之。愈甚。王診其六部弦數。不記至數。人已骨立。不能自支。乃曰。苦哉。此三焦不利。膀胱畜熱。五淋病也。患者曰。膏血砂垢。每溺則痛。不可言。遂用局方五淋散。加山梔赤芍木通瞿麥鮮前車滑石大作劑。入燈心二十莖煎服。五七日全愈。無柰頻發。一日忽來告急云。九日便溲俱不通。秘悶將死。王即令用細灰於患人連臍帶丹田作一泥塘。徑如碗大。下令用一指厚灰四圍高起。以新汲水調朴硝一兩許。令化漸漸傾入。灰塘中勿令漫溢。橫流須臾大小便迸然而出。溺中血條如指。若非熱解氣駛。其如龜竅之小。何由連出。三四日惡物復得回生。再令服黃連解毒丸。三載約四觔。乃不復發。

丹溪治一婦痺疼。後大小便不通。此痰隔中。焦氣聚下。焦二陳加木通煎。

服再一服探吐之。

李時珍曰外甥柳喬素多酒色病下極脹痛二便不通不能坐卧立哭呻吟者七晝夜醫用通利藥不效遣人叩予予思此乃溼熱之邪在精道壅脹隧路病在二陰之間故前阻小便後阻大便病不在大腸膀胱也乃用棟實茴香穿山甲諸藥入牽牛加倍煎服一服減三服平牽牛達右腎命門走精隧人所不知。

震按二便不通脈實者八正散倍大黃或倒換散亦妙若形弱及老人或病後產後有此悉從虛秘治潤燥養陰為主下用導引法若體健神旺二便秘澹者必脾胃氣滯不轉輸加以痰飲食積阻礙濁道脈沉實者升柴二陳二朮湯今所選王案取其外治之法及服黃連解毒丸三載為大奇而李時珍之用甲片牽牛走精隧以通淤塞為更奇直可與東垣滋腎丸並垂天壤

大便秘結

虞恒德治一婦年五十餘。身材瘦小。得大便秘結不通。飲食少進。小腹作痛。虞診之。六脈皆沈伏。而結澹。作血虛治。用四物湯加桃仁麻仁煨大黃等藥。數服不通。反加滿悶。與東垣枳實導滯丸及備急丸等藥。下咽片時。即吐出。蓋胃氣虛而不能久留。性速之藥耳。遂以備急丸外用。黃蠟包之。又以細鍼穿一竅。令服三丸。蓋以臘匱者制其不犯胃氣。故得出幽門。達大小腸也。明日下燥屎一升許。繼以四物湯加減煎吞潤腸丸。如此調理。月餘。得大便如常。飲食進而安。

一男子因出痘。大便秘結不通。兒醫云。便實為佳。非自病至。痘瘡愈後。不如廁者。凡二十五日。肛門連大腸痛甚。叫號聲徹四鄰。用皂角末及蜜煎導法。內服大小承氣湯。及枳實導滯丸。備急丸。皆不效。計無所出。虞曰。此痘瘡餘毒鬱熱結滯于大小腸之間。而然。以香油一大盞。令飲。自朝至暮。亦不效。乃令婢者口含香油。以小竹筒一箇。套入肛門。以油吹入。過半時許。病者自云。其油入腸內。如蚯蚓漸漸上行。再過片時許。下黑糞一二升。

困睡而安。

薛立齋治一婦年七十三。痰喘內熱。大便不通。兩月不寐。脈洪大。重按微細。此屬肝肺腎虧。損朝用六味丸。夕用逍遙散。各三十餘劑。計所進飲食百餘碗。腹始痞悶。乃以豬膽汗導而通之。用十全大補調理而安。若問前藥。飲食不進。諸證復作。

汪石山治一婦。因改醮乘輜勞倦。加以憂懼。成婚之際。遂病。小腹脹痛。大小便秘結不通。醫以硝黃三下之。隨通隨閉。病增胸膈胃腕脹痛。自汗食少。汪診之。脈皆濡細。近駛。心脈頗大。右脈覺弱。汪曰。此勞倦憂懼傷脾也。蓋脾失健運之職。故氣滯不行。以致秘結。今用硝黃。但利血而不能利氣。遂用人參二錢。歸身一錢五分。陳皮枳殼黃芩各七分。煎服而愈。

李時珍曰。一宗室夫人。年幾六十。平生苦腸結病。旬日一行。甚於生產。服養血潤燥藥。則膩膈不快。服硝黃通利藥。則若罔知。如此三十餘年矣。予診其人。體肥膏粱。而多憂鬱。日吐酸涎碗許。乃寬又多火病。此三焦之氣。

壅滯有升無降津液皆化為痰飲不能下滋腸腑非血燥比也潤劑留滯硝黃徒入血分不能通氣俱為痰阻故無效也乃用牽牛末以皂莢膏丸與服即便通利自是但覺腸結一服即瘥亦不妨食且復精爽蓋牽牛走氣分通三焦氣順則痰逐飲消上下通快矣

高果哉治溫相國體仁初謝政歸烏程患大便秘結不通胸膈塞悶而不食腎脈沉小而無神以枳殼五錢茯苓二兩洗淨水煎服即效後又秘結以當歸生首烏大劑煎服遂全愈

李士材治少宰蔣恬庵服五加皮酒遂患大便秘結腹中脹悶服大黃一錢通後復結李曰腎氣衰少津液不充誤行疎利是助其燥矣以六味湯加人乳一鐘白蜜五錢三劑後即通十日而康復矣

文學顧以貞素有風疾大便秘結經年不愈士材曰此名風秘治風先治血乃大法也用十全大補湯加秦艽麻仁杏仁防風煨皂角仁半月而效三月以後永不患矣

張景岳治朱翰林太夫人年近七旬於五月時偶因一跌即致寒熱醫為之滋陰清火用生地芍藥丹皮黃芩知母之屬其勢日甚張診之見其六脈無力雖頭面上身有熱而口則不渴且足冷至股乃曰此陰虛受邪非跌之為病實陰證也遂以理陰煎加人參柴胡二劑而熱退日進粥食二三碗而大便以半月不通腹且漸脹羣議燥結為火復欲用清涼等劑張謂如此之脈如此之年如此之足冷若再一清火其原必敗不可為矣經曰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正此謂也仍以前藥更加薑附倍用人參當歸數劑而便即通脹即退日漸復原矣

震按花溪峻藥急攻妙在臘包穿竅而香油解毒妙在上飲下吹薛案汪案之用補輕重不同高公李公之用潤淡濃微別李時診之牽牛阜英疎通迥異硝黃張景岳之薑附參歸辛熱遠殊寒滑精華既錄淺陋可刪

交腸

石頑曰。交腸證雖見于方書。而世罕見。緣石山詹石匠之婦。產後五六日。惡露不行。腹脹喘滿。大便從前陰而出。省其故。緣平昔酷嗜烟酒。所產之兒。身軟無骨。因而驚駭。遂患此證。余以芎歸湯加莪朮肉桂炒黑。山查一服。惡露通而二便如常。又陸聖祥之女。方四歲。新秋患血痢。而稀糞出于前陰。作冷熱不調。食積治與五苓散。服香連丸二劑而愈。又錢吉甫女。年十三。體肥痰盛。因鄰居被盜。發熱頭痛。嘔逆面青。六脈弦促。而便溺易位。此因驚氣亂痰襲竅。端所致也。與四七湯下礞石滾痰丸。開通痰氣而安。喻嘉言曰。姜宜人得奇證。二便俱從前陰而出。擬之交腸。有似是實非者。交腸乃暴病驟然而氣亂於中。此證乃久病以漸而血枯於內。迥然不同也。原夫疾之所始。以憂思傷脾。脾不統血。下行如崩漏。在癸汎久絕之年。實名脫營。脫營宜大補急固。乃以崩漏法涼血清火為治。則脫出轉多。胞門子戶之血。日漸消亡。轉將大腸之血運轉而滲入胞囊。久之大腸之血亦盡。而大腸之氣附血而行者。孤而無主。渙散錯亂。幽門不能泌別。迸入

滲血之徑。釀為穀道。豈可用交腸所列之方。以五苓再闢其水道乎。是必大腸之舊路復通。迺可撥亂返正。今病中多哭泣。所謂臟燥者多泣。大腸已廢而不用也。來春棗葉生時。大腸絕而死矣。果驗。

震初習醫時。里有金姓裁縫。年二十餘歲。雨途道滑。醫仆坐地。亦無痛苦。次日腹中欲去大便。而轉失氣。從陽具出自覺。大便不往後去。轉向前走。陽具中痛苦不堪。其糞逼細如稻柴心而出。震師金上陶先生用補中益氣湯一服。即愈。四五日病復再發。用此湯不效矣。小便行時。並不帶糞。糞來亦不夾雜。小便尿孔漸為乾糞。撐大痛苦。莫可名言。大腸竟廢而不用。是時吳郡名醫王葉薛諸公。皆在徧求之。皆不能療。吾師斷其次年三月死。當屆期。人已羸瘠不堪。然猶能飲食。二便之迭從陽具出者。反習以為常。痛苦亦減。似可未死。忽一日小便頓閉。大便仍來。閉三日。而小便從鼻孔湧出。其色黑。立死。似與喻案病機彷彿。予近日治一舟人。蛔蟲從陽具出。蛔活有一摺疊而出者。痛不可言。三日出蛔。

五條從此陰吹甚喧投以補中益氣湯得愈

百合

石頑治內翰孟端士尊堂因久不見其子兼聞有病遂虛火上升自汗不止心神恍惚欲食不能食欲臥不能臥口苦小便難溺則洒淅頭暈已及一歲歷更諸醫每用一藥輒增一病用白朮則窒塞脹滿用橘皮則喘息怔忡用遠志則煩擾開熱用木香則腹熱咽乾用黃芪則迷悶不食用枳殼則喘欬氣乏用門冬則小便不禁用肉桂則顱脹欬逆用補骨脂則後重燥急用知檠則小腹枯癟用芩朮則臍下引急用香薷則耳鳴目眩時時欲人扶掖而走用大黃則臍下築築少腹愈覺收引遂致畏藥如蠍惟日用人參錢許入粥飲和服聊藉支撐交春虛火倍劇火氣一升則周身大汗神氣駸駸欲脫惟倦極少寐則汗不出而神思稍寧覺後少頃火氣復升汗亦隨至較之盜汗迥殊直至仲春邀石頑診之其脈微數而左尺與左寸倍于他部氣口按之似有似無診後歎述從前所患并用藥轉劇

之由。曾徧省吳下諸名醫無一能識其為何病者。石頑曰：此本平時思慮傷脾，脾陰受困，而厥陽之火盡歸于心，擾其百脈，致病名百合。此證惟仲景金匱要畧言之甚詳。本文原云：諸藥不能治，所以每服一藥，輒增一病。惟百合、地黃湯為之專藥。奈病久中氣虧乏，逮盡復經藥誤而成壞病。姑先用生脈散加百合、茯苓、神龍齒以安其神，稍兼萸、連以折其勢。數劑稍安，即令勿藥以養胃氣。但令日用鮮百合者煮湯服之。交秋天氣下降，火氣漸伏，可保無虞。迨後仲秋，瑞士請假歸省，欣然勿藥而康。後因勞心思慮，其火復有升動之意，或令服左金丸而安。嗣後稍覺火炎，即服前丸，第苦燥之性，苦先入心，兼之辛燥入肝，久服不無反從火化之虞。平治權衡之要，可不預為顧慮乎。

震按：百合病載於金匱原云：百脈一宗，悉致其病。錢塘李珉臣歸重心肺二經，以心主血脈，肺朝百脈也。此言與百合、地黃湯恰合。今觀孟夫人案，實由思子鬱結，病在心肝，大半似百合病形。石頑遂附會之耳。然

不用金匱成方可云老手若日飲百合湯何關得失耶

人漸縮小

呂縉叔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身軀日漸縮小臨終僅如嬰兒古無此疾終無人識

正德初楚人姓潘行三者身甚肥壯卒之日縮如嬰兒人皆莫知其由後詢之平生服硫以致如此始信呂縉叔之事不妄

人暴長大

皇甫及者生如常兒其父為太原少尹甚鍾愛之至太和十三年年十四矣忽暴長大逾時而身越七尺帶兼數圍長啜大嚼三倍于昔明年秋無疾而逝

震按列子載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論衡載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

一尺式寸博物志載齊桓公時李子昂長三寸三分游於海鵠嗉中此短小之至者也河圖玉版載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穀梁傳載叔孫得臣

殺長狄僑如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語林載齊武帝時孟業為幽州牧肥重千觔此長大之至者也然奇形異狀亦天地所生成耳山海經載者更多總皆窮荒絕域莫可查究若中國之人或漸縮小或暴長大豈非怪哉是即其人死亡之兆也至於元察部將魏淑漸漸縮小竟作嬰孩其母妻襁抱之又漸漸長大復還原體其主帥仍官之此則怪中之怪無關於病故不收錄

諸蟲

汪石山治一婦每臨經時腰腹脹痛玉戶淫淫蟲出如鼠粘子狀綠色者數十枚後經水隨至其夫問故汪曰厥陰風木生蟲婦人血海屬于厥陰此必風木自甚兼脾胃溼熱而然也正如春夏之交木盛溼熱之時而生諸蟲是也宜清厥陰溼熱即令以酒煮黃連為君白朮香附為臣研末粥丸空腹吞之月餘經至無蟲且妊矣

附休寧西山金舉人病小腹痛甚百藥不效一醫為灸關元十餘壯次

日莖中淫淫而痒視之有蟲出以手扯去之蟲長五六寸連日出蟲七條痛不復作初甚驚恐旋即絕跡此因其人善飲御肉膀胱不無溼熱遇有留血瘀濁則附形蒸化為蟲矣蟲為艾火所攻勢不能容故從溺孔出也。以是知癆蟲寸白蟲皆由內之溼熱蒸鬱而生非是外至者也。又吳茱山治一產後惡露不通小腹結塊疼痛寒熱如瘧用琥珀膏貼之塊與而蟲從陰戶出亦云尿胞溼熱生蟲。

張景岳曰一人患心腹大痛或止或作痛不可忍凡用去積行氣等藥百方不效但於痛極時須用拳搥之痛得少止莫測其故忽一胡僧見之曰余能治也令病者先食香餌繼進一丸打下一硬嘴異蟲遂愈此因蟲嚙腸臟所以痛極搥之則五內震動蟲亦畏而斂伏不搥則蟲得自由所以復作此亦驗蟲奇法。

震按古人論蟲病皆以為溼熱所生然景岳治胡宅小兒嘔瀉吐蛔案蛔至千百條日用參附而蛔尚日生究竟以溫補收功則溼熱二字不

足盡之也。至於逐蟲之藥，如蔡康積患寸白蟲，醫者令其空腹飢甚之時，炙豬肉一變，置口中咀嚼而分噉，以引蟲頭向上，覺胸中如萬箭攻攢，即飲以藥。方入蟲口，其藥乃研栝榔細末，取石榴東行根煎湯調服耳。祛蟲大法不過如是。然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蟲頭向上而許叔微又云肺蟲惟初四初六日上行，則所謂上浣蟲頭向上，中浣蟲頭向橫，下浣蟲頭向下之說，又不可執也。至如喉中之應聲蟲，畏藍汁腹中之應聲蟲，畏雷丸。書曾備載，世皆未見。况灸瘡內鮮血飛如蝴蝶，皮膚下蟲走聲如兒啼，臨卧渾身虱出頭皮，時有蛆行可比齊諧之志，怪誰逢夏氏之竒方。

一人在姻家過飲醉甚，送宿花軒，夜半酒渴欲水不得，遂口吸石槽中水碗許，天明視之，槽中俱是小紅蟲，心陡然而驚，鬱鬱不散，心中如有蛆物，胃腕便覺閉塞，日想月疑，漸成痿膈，徧醫不愈。吳球往視之，知其病生於疑也，用結線紅色者，分開箭斷如蛆狀，用巴豆二粒同飯搗爛入紅線丸。

十數丸。令病人暗室內服之。又於宿盆內放水。須臾欲瀉。令病人坐盆瀉。出前物。蕩樣如蛆。然後開窗。令親視之。其病從此解。調理半月而愈。

震按吳公之法巧矣。然再佐以殺蟲藥。同丸亦無不可。

汪石山治一人。形長而瘦。色白而脆。年三十餘。得奇疾。徧身淫淫。循行如蟲。或從左腳腿起。漸次而上。至頭。復下於右腳。自覺蟲行有聲之狀。召醫診視。多不識為何病。汪診其脈。浮小而濡。按之不足。兼察形視色。知其為虛證矣。傷寒論曰。身如蟲行。汗多。忘陽也。遂倣此例。而用補中益氣湯。多加參芪。以酒炒黃檗五分佐之。服至三十貼。遂愈。

附一人徧身皮底。渾渾如波浪聲。痒不可忍。抓之血出不止。名氣奔。用人參苦杖青鹽細辛各一兩。水煎服之。愈。

中毒

一人服水銀僵死。微有喘息。肢體如冰。聞葛可久能治奇疾。求之。可久視之。曰。得白金二百兩。可治病。家謝以貧不能重酬。可久笑曰。欲得白金者。

湯熱浴其體耳。因向富家借得之。且囑之曰。浴時如手足動。當來告我。有頃。手足引動。往告之。復謂曰。眼動及能起坐。悉來告我。一如其言。乃取川椒二。舂置漉桶中。坐病人於椒上。久之。病脫去。其水銀已入椒矣。蓋銀湯能動水銀而不滯。川椒能來水銀而聚之。酉陽雜俎云。椒可以來水銀。葛公之學博矣。

附甲志云。紹興中。英州僧希賜。見有客船自番禺來。舟中士人攜一僕。脚弱不能行。舟師憫之。曰。吾有一藥。治此病如神。餌之而瘥者。不可勝計。乃入山求草。時已薄暮。且微醉。得草。即漬酒。授病者。令天未明服之。如其言。藥入口。即呻吟云。腸胃如刀割。截痛。遲明而死。士人已咎舟師。舟師恚曰。何有此。即取昨夕所餘藥。自漬酒服之。不踰時亦死。蓋此山多斷腸草。人誤食之。輒死。舟師所取藥。為根蔓所纏。醉不暇擇。徑投酒中。以此致禍。因知草藥可不妄用也。又歙客經潛山。見蛇腹脹甚。嚙一草。以腹磨。頃之脹消。蛇去。客念此草必消脹毒。取置筐中。夜宿旅邸。鄰

房有過客，為腹脹所苦，客取藥就釜煎，一杯飲之，頃間其人血肉俱化為水，獨遺骸骨，急挈裝而逃。至明，主人不測何為，及潔釜炊飯，則釜徧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客至，語其事。

震按金匱要略二十四卷二十五卷載諸中毒治法甚詳，如水銀入人耳及六畜等皆死，以金銀着耳邊，水銀即吐。葛公之法，原有所本，而更參他書以廣其法，故不可及。金匱又云：煮薺、芫、甘草汁飲，通除諸毒藥。若舟師款客之藥，其毒太急，聖人亦不能預防也。

骨哽

竇夢麟曰：隆慶三年正月，鹽商胡小溪家人媳婦年二十三歲，懷娠九月矣。一日食魚，魚哽喉間，至半日嘔吐，繼之以血碗許，魚骨尚在喉中，忽吐出一條，約有二尺餘，形如小腸，闊五分，內有所食魚菜粉皮飯未化。家人為推入口中，尚餘五寸，其夫復納入之，遂昏倦。自此嘔吐不止，湯亦不能進，延予治之。即將炭火一盆放病榻前，以好醋一碗沃之，使醋氣盈滿，其

室。以清其神。用牛黃清心丸一服。覺腹有微痛。再用四物湯加人參阿膠紅花丹皮五六貼。病全愈。蓋此婦所吐之腸。有類於腸耳。若腸出而斷。頃刻立斃。豈有得生之理。此吐出者。肺之系也。因嘔吐太甚。被氣冲逆。而斷其連。肺之一頭隨吐而出。今既納入。復吐不已。氣不平耳。故用醋湯以醒其神。牛黃丸以清其心。煎劑以補其氣血。自然安妥。醫者意也。全在活法。書此以為世勸。

震按此案治法頗佳。但云吐出者為肺系。則謬。夫穀肉菓菜由食管入胃。豈由肺系入肺。卽如刀傷者。斷食管可治。斷氣管必死。今云斷其連肺之一頭。是人安得活。觀其叙證曰。家人推納入口。則原未斷也。然究係何物。或者卽食管耶。又不詳明骨哽。何以脫去。疏漏殊多矣。祇緣類案骨哽門。無有義理可取者。所載橄欖細嚼。及核磨汁。與貫眾煎汁。或白錫糖吞嚥之。治魚骨哽。俱叙其方之所自來耳。南礪砂含嚥。治火肉骨哽。亦然。然以斯種入集。又不勝收矣。故魚骨哽者。有楮葉搗汁頻嚥。

水老鴉翅羽燒灰水服及其乾屎研末水服并以水和塗喉外水獺爪
爬喉嚨下皆妙法也而阜角末吹鼻中得嚏即出為尤妙昔賢云凡諸
骨并竹木刺哽塞咽喉不出者不可頻以乾物壓下若刺骨堅利者愈
壓則愈深入矣惟以鵝翎微蘸桐油入喉探吐則刺必隨吐順拔而出
為勢最順或以韭菜之類勿切煮半熟略嚼嚥下少頃探吐勢必牽掛
而出斯真大有義理竇公所治之證其哽骨諒亦隨嘔吐去只存嘔吐
所傷之病應如是治

誤吞金鐵

劉遵道草窗先生族弟也有漁人誤吞釣鈎遵道令鎔蠟為丸從其線貫
下鈎銳入蠟即拽而出

咸平中魏公在潭州有子弟戲吞釣鈎至喉中急引之鈎着肉不能出魏
公大怖時有莫都料性甚巧以一蠶繭剪如錢大用手揉四面令軟以油
潤之仍中通一竅先穿上鈎線次穿大念佛數珠三五枚令兒正坐開口

漸添引數珠。俟之到喉。覺至繫鈎處。乃以力向下。一推其鈎已下而脫。即向上急出之。見繭錢向下裏定鈎線鬚而出。並無所損。

張姓女子八歲。將母金鑲子一隻剔齒。含口中。不覺嚥下。胸膈痛不可忍。憂惶無措。一銀匠以羊脛炭三錢。米飲調下。明日即從大便出。

王氏子甫周歲。其母以一鉄釘與之玩弄。不覺納之口中。吞入喉間。其父號呼求救。景岳往視之。但見其母倒提兒足。以糞其出口。鼻皆血。危劇之甚。因曉之曰。若有倒懸。可以出釘。而能無傷命者哉。因速令抱正。遂聞啼聲。此蓋釘已下咽。不在喉矣。其父曰。嬌嫩之臟。安能堪此。哀求甚切。張實計無所出。姑取本草一玩。覲啟其機。見所載曰。鐵畏朴硝。遂得一計。乃用活礬石一錢。朴硝二錢。并研為末。以熬熟猪油。加蜜和調。與之吞盡。是夜三鼓。忽解下一物。大如芋子。瑩如萹菜。潤滑無稜。藥護其外。撥而視之。則釘在其中矣。係京中釘鞋所用。磨菰釘也。蓋硝非礬石。不能使藥附釘。礬石非硝。不能逐釘。速出非油。則無以潤。非蜜。則未必吞。合是四者。則着者

着。逐者逐。潤者潤。同功合力。裹護而出矣。

江應宿治一人犯事自吞黃金二錢。心中憤憤無可柰何。少頃其事得釋。欲求生。邀江治之。四肢厥冷。六脈沈伏。計無所出。因思銀工鎔金必用礪。砂礪能製金。急四錢為末。市粥丸分二次服下。少頃煎承氣湯利下。礪裹金從大便出而安。

江又載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誤吞水蛭蜈蚣

吳少師忽得疾。數月間肌肉消瘦。每飲食下咽。少時腹如萬蟲攢攻。且痒且痛。皆以為勞瘵也。張銳為切脉。戒曰。明日早且忍飢。勿啖一物。吳如其言。時方劇暑。令取行路黃土一盃。以溫酒二升投土攪勻。在內使吞之。少頃再。以土酒送。宣藥百粒。隨即腸胃掣痛。洞瀉穢惡斗許。有馬蝗千餘宛轉盤結。俱已困死。吳亦憊甚。卧久方餐粥。三日而平。始言去年夏夜出師。中途燥渴。命候兵持盃挹澗水。甫入口。似有物未暇吐之。則竟入喉矣。自

此遂得病。銳曰：蟲入腸胃裏，勢漸滋生。常日遇食時，則聚丹田間，吮啞精血。飽則散而四處，苟惟知殺之而不能掃盡，無益也。故請枵腹以誘之。此蟲喜酒，又久不得土味，乘飢畢集，乃可以一藥洗空之耳。

震按：水蛭生於淤泥，故以其所嗜者誘使聚而攻下之，巧矣。然有人飲刈藍作靛之水，而蛭亦瀉出，更覺簡便。及讀靈蘭要覽附載一條云：余于幼時見水蛭惡而溺之數四，化為水。又一日見之滴以蜜一匙，即縮不動。久之亦化為水。嗣後雖經陰雨而不復活。二物之制蛭如此。而昔人有吞蛭者，醫者治之，乃極勞擾，惜乎其不知此也。觀金壇之說，笑雞峰之張皇矣。震以為抵當丸用蜜丸，或仲景又先見及此耶。

金莊一農夫，夏天晝寐於地，蜈蚣入其口。既寤，喉中介介如梗狀，咯不能出，咽不能下，痛痒不定，甚為苦楚。一醫以雞卵數枚劈破，入酒調勻，頓服。仍以大黃為末，和香油飲之。頃刻瀉出蜈蚣，尚活。蓋蜈蚣被雞卵拘攣，其足不能舒動，以利藥下之，故從大便而出。雞性好食蜈蚣，亦取相制之意。

耳。

村店婦用火筒吹火不知筒內藏有蜈蚣驚竄入喉竟下胸臆婦人求救無措適有過客教宰小猪一個取血令婦人頓飲之須臾以生油一口灌婦人遂惡心其蜈蚣滾在血中吐出繼與雄黃細研水調服愈。

一人忽患腦痛或止或作數發而不得其由一日將午餉就案而睡適有雞肉一盤在旁夢中忽噴嚏覺有物出鼻中視之乃蚰蜒在雞肉上自此腦痛不復作蚰蜒狀類蜈蚣而細好入人耳往往食人腦髓髓盡人斃北方多有之。

附一人蚰蜒入耳痒痛并作至不可忍用生油灌之而愈

